

孙玉国

● 华夏出版社

● 刘志清 著

沉浮录



孙玉国沉浮录

刘志清 著

华夏出版社

1990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孙玉国的名字曾红极一时，这位珍宝岛战役的传奇人物的昨天和今天更为人们所关注。

本书真实客观地记述了孙玉国从战斗英雄到大军区副司令，后又降职转业当厂长的一系列曲折、复杂的经历。其中有珍宝岛的风云，火箭式的升迁，爱情的酸甜以及从荣耀的顶峰跌落后的追悔、奋起等精彩情节。

作品文笔流畅，记述生动，真实感人，寓意深刻，可读性很强。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河北道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4.5印张 78千字

1990年3月北京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 000册

ISBN7-80053-700-5/I·192

定价1.80元

目 录

引 子	(2)
第一章 历史的回旋	(5)
第二章 风云珍宝岛	(18)
第三章 升迁, 升迁	(51)
第四章 追悔岁月	(73)
第五章 爱情支撑点	(95)
第六章 崭新的起点	(117)
尾 声	(136)

这是：

一个云朵与岩石的故事；
一个天空与海洋的故事；
一个童话与神话演变的故事；
一个人与心态回旋的故事。

引 子

1969年3月，

中苏边境。

严霜坚冰的乌苏里江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地区——

弹痕累累。雪地上，零乱的足迹，坦克和装甲车轧过的深深的履印，扭曲着，涂抹着，嵌凿着这片敏感的地带。燃烧成焦状的毛桦树散发着缕缕青烟，大大小小的冰团雪块染着鲜红的血迹四处可见……

新华社消息：苏联出动大批武装部队和坦克、装甲车，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国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两大红色巨人的战争”——

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共同社、埃菲社几乎同时对这举世震惊的中苏边境冲突作了报道。

某大国的间谍卫星穿越中苏边境上空，传回的绝密情报：中苏两国正规军正向乌苏里江两岸紧张、秘密集结，行动具有战略意义。

许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都在猜测、注视着珍宝岛中苏之战的进程和趋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

参们纷纷举杯庆贺：苏联军队在东方遇到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恶化，中国边防军顽强地击退了苏军的入侵，牢牢地控制了珍宝岛。

战事很快平息了。但是，在这个凝然不动的江心岛上，却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曾被列入反击苏军入侵十英雄之首的中国边防站站长孙玉国。

他从前线堑壕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他的手与中国至高无上的领袖毛泽东的手握在了一起。

他的军阶从连职跃升为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成为当时中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

孙玉国升入空中。

孙玉国变成了一朵腾飞飘逸的云！

可是不久，孙玉国忽然销声匿迹了……

1974年，曾来珍宝岛采访的英国驻联合国特派记者马科恩维尔辗转询问过他：

1976年，赞比亚国防部长访问珍宝岛地区，回去后，随行人员询问过他：

1984年，珍宝岛所处虎林县举办中、苏、日三国小型贸易会，不仅日本代表，就连苏联代表也非常婉转地询问过他。

——哦，孙玉国……被问者全讷讷而言。

霹雳般的名声，显赫的荣华，果真成了一朵远去的浮云么？阵风荡过，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孙玉国死了？

西方一家周刊报道：孙玉国因与“四人帮”有瓜葛，跳楼自杀。

香港有人传闻：孙玉国从黑龙江边界叛逃苏联，被中国边防军击毙。

悲叹的灵魂。灵魂的悲叹。孙玉国，你真的死了吗？

赞歌、抒情曲、田园交响乐随乌苏里江上空的云朵飘走了。剩下的只是珍宝岛上白色的岩石，

它，可以作证！

第一章 历史的回旋

严冬，开往沈阳的列车。

车窗外，两道铮亮的钢轨象一副巨大的滑雪板静卧在皑皑白雪中，当迎来轰隆隆的响声，它会激动地发着颤音，托负起火车，并把它送向遥远的地方……

我出神地望着窗外就要拉起夜帷的白雪世界。

旷古，悠远，广漠，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纯净的雪光和淡淡的夜色掩盖了。而生命静止了么？思维凝固了么？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的大地，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迎接着风暴和春雨、严冬和暑日么？

我被一排排热浪掀卷着。

车厢内，嘈杂、拥挤、昏暗、肮脏。这是一列短途普通客车。坐的、站的，多数是跑通勤的工人。他们大声喧嚷着，伴随着大口大口吐出的烟云。许多人穿的衣服油渍放光，却不住挤擦着别人，在人群里来回跳窜。

我转过头来，猛地产生了一个超然的联想：坐惯了列车软卧包房的人，一下子置身于这拥挤嘈杂的车厢内，会是什么感觉？就仿佛从宁静恬美的雪夜一下走进这轰然作响的运动的列车？

我不由想到了孙玉国。我是去看他的。他就是从软卧包房里走出，每天坐这样的火车上下班的。

记得他第一次出现在这种人头攒动的车厢的时候，虽然他戴着墨镜，可眼尖的人还是立即认出了他——天哪！这不是当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孙玉国吗？这不是一时名声显赫的大军区副司令吗？

顿时，窃窃私语压倒了喧闹，一些人伸长脖子望去，后面的、远处的，不明真相者呼啦啦围上来，象扬起一阵阵风雪。

“谁？”他们凑着热闹，被好奇的心理驱使着。

“孙玉国。”回答的人神色都是惊异的。

“谁？”

“孙玉国！”

呵，他坐在我们这下等的车上！

咣当，咣当……渐渐只剩车轮碾轧铁轨的响声了，车厢变得格外地静谧。无数双眼睛对着一双眼睛，象一条条无声的光的溪流流向那两片黑暗的海。

孙玉国有些不自在，任何人也忍受不了这些审视的目光，他脸颊滚烫，就好象结壳的疤在被人撕着。但马上，他便恢复了自制。几年来，他正在逐渐适应这种生活的挑战，把自己藏起来，倒不如把自己的全部呈现给人们，心是不能永远躲在夜里的呀！

孙玉国抬手摘下了墨镜。

人们看得更清楚了。

“是孙玉国!”

“是‘九大’的那个孙玉国!”

“胖了，老了，但还看得出是孙玉国!”

孙玉国把脸朝向大家，慢慢转了180度，让人们仔细观望，内心却涌动起一桩桩咬啮灵魂的往事。

一个年轻小伙子大胆地喊：“孙玉国，你现在在哪儿?”

“对，说一说嘛，我们都想听听!”大家纷纷赞同道。

孙玉国挺了挺上身，一时，意志出现危机的真空，思绪凝止在一个悲恸和震撼交替的浪峰。当着陌生的人群，他要无保留地袒露自己，而且是无条件的，他感到极度的痛楚和难堪，但几乎同时，他又被一种亲近、平等的暖风熏染着，他摸摸扣紧的风纪扣，亮起了嗓门：

“那我就告诉大伙儿吧，”他说，“我原是一个工厂的车工。”

“是沈阳的工厂吗?”又是那个年轻小伙子问。

“想知道这么细吗?”孙玉国望着小伙子。

“是呀。”

“是沈阳的工厂。”孙玉国高声说。

“嗨，我们是老乡哩!”

“你不要瞎插话，听孙玉国讲!”有人在指责小伙子。

车厢里出现短暂的寂静。

孙玉国继续说：“我原是沈阳一家工厂的车工，

当兵走进了边防军营，之后立了大功，当了高官，又犯了严重错误。20年后，我又幸运地回到工人当中了！”

一些人瞪大了探究的双眼。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历史奇妙的安排？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回旋里，蕴含着值得追索的哲理，隐存着振聋发聩的启迪呵。

一阵烟辣味、汗臭味袭来，车厢又掀起热浪……

离去了，那软卧包房里轻柔的纱幔、精巧的台灯和舒适的长铺；离去了，高雅、幽静和甜蜜的梦。孙玉国禁不住心头一阵悸动，他是熟悉这种被描写为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的，哦，何止熟悉，还有过依恋，有过深深的向往。

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一直认为旅客列车就是这样的，喊呀，叫呀，奔跑着上车，然后挤呀，嚷呀，有时是骂呀，寻找着座位。人多时插足都万分艰难，夜行车，站着瞌睡，还要时时担心携带的东西。然而紧张也罢，混乱也罢，列车却会忠实地把你带到远方。这就是人生列车吧。

他被一个莫名的远方吸引着，总想踏上这样的列车。他五岁时就没有了父亲。母亲含辛茹苦地照料着他们哥儿四个。他排行老四，是母亲心中的宝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母亲一心想靠小儿子养老送终。

一天，母亲把他搂在胸前，抚摸着他的前额问，“国儿呵，你长大想干什么？说给妈听听。”

他不假思索地说：“坐火车！”

母亲的眼前滑落几根白发，她把脸靠近儿子。

“坐火车干什么呀？”

“到远远的地方去！”这是他作梦都想过的。

母亲迷离的眼睛里有两点晶亮的东西在闪，啊，妈妈哭了。

从此，他再也不提火车了。可是他却一次次来到公路、铁路交叉的地方，翘首遥望，激动地注视着那山一样压来风一样呼啸而去的列车。它好象给他带来了什么，又仿佛带走了什么。

风不觉，雪不觉，他只觉眼前有一列火车……

1961年，他背着母亲在工厂里报名参了军。妈妈知道了，她会难过的，那些天他一看见妈妈，一看见她眼前晃动的白发，心里负疚得有股异样的滋味。临行，他不想告诉妈妈，可是母亲到底从他躲避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当她明白了一切后，坚持着去车站为他送别——

“国儿，你不该瞒着妈，当兵是好事。虽远点，不还得回来么！妈等着呢！”

“妈等着呢！”

他扭转头，不忍看到略显苍老的母亲在瑟瑟冷风中揩着泪眼。忽然，车体晃动，火车开了，它要把他带到那遥远而寒冷的地方——乌苏里江畔。他猛地想安慰一下妈妈。

他把头伸向窗外，喊着：“妈妈！我服完兵役就回来……”

声音，留给了空旷的雪原。

雪光和夜色呵，把母亲的身影连同他的声音全都掩盖了。

母亲由盼望到失望了，她没有想到儿子走了这样一段长长的路程。他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高级列车。当他第一次知道人世间还有这么漂亮的软卧车厢，并享用它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蓦然想起了苦苦思念等待他的母亲。

母亲没有等到他回来的那天，过早地离世了。她合眼前，被病魔折磨得仿佛魂灵已经超出肉体，可瘪陷的嘴角还不停地蠕动，喃喃地说：“国儿，妈等着呢……”

可是，他，回来得太晚啦。

此刻，坐在这乌烟瘴气的普通客车车厢里，他不免暗想：20多年了，自己终于回来了。带着怅惘和更大的负疚回来了。20多年前，自己离开沈阳时，坐的就是这节列车吧？它不停地向前飞奔，穿山跨江；20多年后，从地球的另一端又开回来了。

起点，又成为终点。一条多么漫长而又富于戏剧性的人生之路，前方的每一站既明确又模糊，鼓舞着你，又会迷惑着你，向前！但最可怕的是中途搭错车呵。

1982年11月，东北已进入了寒彻骨髓的日子，大雪飘飘，沈阳城挂满树挂，犹如一座硕大无朋的冰宫。被审查的孙玉国的心是冷寂的。这天，他听到了组织对他作出的处理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一切都是他所预料的，也可能是他所希望的，往事堪回首，痛罢再新生，免去高官，给予惩戒，他会更趋平静，冷寂的心会复苏出嫩嫩的绿芽，去呼唤阳光。

然而他却不知命运的归结在哪一时哪一地，悠悠的心直到第二年的3月，春天来了，他才接到通知，按正团级待遇，转业到沈阳郊区七四四六厂任第二厂长。

他期待着工作，期待着再坐上那节普通人的人生列车。然而呈现在他面前的路呵，仍然是一幅幅严峻的画面，不断地闪向车后，又不断地从前面掠来……

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都会对接收这样一个人物而深感头疼棘手，如何领导他？又如何被他领导？七四四六厂政委齐永发听到这消息，忙不迭地跑到工厂管理局党委办公室，向领导诉说：“孙玉国，最好别放我那儿了，偏僻山沟里放个大军区副司令，我……不好办呐。”

他真希望上级能改变决定，他说不上为什么这样害怕孙玉国。

“他又不是个老虎，何必胆战心惊的！”工厂管理局的领导亮出底牌：“军区党委已经定了，感觉你们的班子不错，让你们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接受。另外，要注意两点：一、生活上安排好。二、工作上多创造条件。他还是我们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嘛。”

事情是不能更改的了。齐政委无可奈何地去接

孙玉国。他一连去了三次，哪想孙玉国也不愿到工厂去。

起点，又是终点，需要疼痛地解剖自己，需要有勇气否定自己，可是还不仅仅于此，大彻大悟之后将失去最倾心留恋的东西——军人生涯，孙玉国有些经受不了猝然来到眼前的现实。

他是背着妈妈离去的，是在战火中拼杀出来的，一种对部队的特殊感情，使他实在不愿脱下这身军装。他原准备降职去部队的一个团队工作，领着士兵出操，带着连队越野，豪迈的歌声、铿锵的步履中有他用生命换取的寄托。可是此刻，当新的生活要在工厂开始，而且只有这一种抉择的时候，不免有些悲哀了。他顾虑重重，怕地方人事关系复杂，工作难以打开局面，怕文化素养低的工人取笑嘲弄他，还怕冷落在闭塞的兵工厂里被人遗忘……

他硬着头皮来到沈阳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换介绍信。踏上几十级楼梯太难了，他坐在车里咬咬牙，没上去。

干部科王永东干事接到司令部的电话通知后，就等着孙玉国。见一名战士推门进来替孙玉国换介绍信，好生奇怪。

“他呢？”

小战士悄悄说：“在楼下。”

王永东马上理解了这时孙玉国的心情，亲自拿着开好的介绍信，步下三层楼，在院内一辆小轿车前停住。

他敲了敲玻璃窗。孙玉国转头看，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而王永东却立刻认出了他，还在少年时，他就从照片、电影中认识了他。他曾崇拜过他，也恼恨过他，也同情过他，今天，他作为上级机关工作人员为他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从此，孙玉国将彻底改变军旅生活方式，走向人生新的一页了。这一页，对他来说，也可能是划时代的。

王永东把介绍信举到孙玉国的面前，说：“孙厂长，这是你的介绍信。”

非常陌生的称呼。“孙厂长？”孙玉国脑海里重复了一句。白纸、黑字、鲜红的印章，又一个新的车站来到了，而前方到站是什么地方？他没有想到干部科的同志会亲自跑下来，他矜持的面孔泛上几丝羞愧，慌忙打开车门，一手拉住王永东的手，一手颤抖地接过介绍信。

“工厂远吗？”

“远，要坐通勤火车。”王永东介绍道。

“工厂形势好吗？”

“军工厂，不算好。”

“他们欢迎我去吗？”孙玉国关心地问。

王永东把对视的目光移开：“嗯……我想，以后会欢迎的。”

3月22日，他在齐政委、工会主席鞠德生陪同下，忐忑不安地来到工厂。头几天里，他显得极其拘谨、不自在。不敢随便笑一笑，不敢高声说话，逢人见面第一句话，都是诚恳地低眉垂首：“我是个犯了严